



后生态文丛

烟花烫

我的文字里，始终流淌着这样一个女子：凄媚，聪慧，可心，落寞。会有一些女子徘徊在这几个词之间。我们起初相爱，后来不爱，宿命般的结局。

我只是用文字在陈述着我的过往。如若那些文字恰巧贴在你恰巧路过的BBS，而你也恰巧读到了，你在文字里转身，漠漠地看着旧影里的自己，你若和我一样不知所措，我相信，你我属于能够读懂彼此的人。

烟花烫

秦 惑×著 姚 荣×图



秦惑,水瓶座,1983年生于南方。喜苦丁茶、芹菜、拖鞋、自行车,深爱父亲。2001年开始写作,迄今于《今古传奇》、《现代交际》、《青年博览》等刊物发表四十余万字,文章被多次转载及选编进各类书刊。著有长篇小说《第三象限》、《像鸡毛一样飞》,短篇小说散文集《被风吹走的人》。现为华东交通大学01级学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花烫/秦惑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1

(80后生态)

ISBN 7-80676-755-X

I. 烟...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901 号

· 80 后生态 ·

烟花烫

作 者/秦 惑

摄 影/姚 荣

策 划/万语文化

编 选/行易工作室

特约编辑/郑 燕

责任编辑/陈飞雪 黄 勇

封面装帧/姚 荣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上海久鼎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 - 10100

ISBN 7-80676-755-X/I · 135

定 价/18.00 元

I247.57/2210

后生态文丛

八零后 之后

真实的文学与人性生态

他们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在变革的年代

用文学的敏感触摸生活 体味青春的漂泊

他们足够年轻 却已历尽沧桑



八零

八零后

后生

生态

后生态

生态文丛

编者前言

“80 后”之后的生态

我二十岁,我不允许别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尼采

“80 后”这一称谓,本意是指出生于 1980 ~ 1989 年这十年间的写作者群体,其小说写作的品质可以有高下,但其小说写作的风貌,无疑该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考察当下充塞着阅读者的耳目、被出版界和媒体娇宠、仿佛早已约定俗成了的“80 后”,面目是如此单一和板滞。这个“80 后”,分别来自“神童作家”、“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青春小说”,再被统一打造成“金童玉女”、“青春偶像”。这样的“80 后”,他们先声夺人,袒露了现代大都市年轻一群独特的生活情状和人生体验,以少年波希米亚式早熟放荡的身体写作,亮出了叛逆的身姿,对于“80 后”这一称谓的出现和被瞩目,他们功不可没。

然而,一叶障目势必抹杀整个森林。时下几乎成为时尚代名词的这个“80 后”,不仅遮蔽了整个“80 后”写作群体的创作真相,而且正以一种话语霸权,打压着与“金童玉女”、“青春偶像”别样的写作;正以一种造星机制及其市场陷阱,诱惑着年轻

的写作者。我们希望以我们的“80 后生态文丛”，带动读者瞩目另一波正在风起云涌的“80 后”写作群。他们拔节生长于头缠彩练当空舞的“青春偶像”之外，他们无法被“新概念作文”获奖者、金童玉女、美貌华服、酒吧 DJ、出国、飙车、校园等等任何可以炫人耳目的词语所归纳。我们无法、也不愿沿用“偶像”、“实力”之类来自港台演艺界的术语对他们分门别类。“80 后之后”，是我们对他们的重新命名。我们希望以此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乃至赏识。

“80 后之后”的一群不是吃青春饭的艺员，而是文学激情高涨的写作者。他们怀揣对文学的热爱和信奉起步，从他们的作品里不难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先锋的烙迹，窥见名家大师的影子。他们固守文学立场，坚实地行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体味着他们青春的漂泊和疼痛。他们勤奋而沉默地阅读、思考、创作，神出鬼没啸聚于他们自己的江湖，不时以闪现灵光的奇特之作让世界发现他们的存在价值。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我们这片不断被希望点燃又不断被苦难窒息的大地，以小说为一代人代言，是未来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我们愿意根据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重新看待“80 后”创作群，汰沙留金，让真正富于文学天赋且脉动着人间阵痛与热望的年轻选手，不至于淹没在时代的喧嚣无序和新星们层出不穷的幻影中。

“80 后生态文丛”首推五本。

浪迹天涯、只能靠互联网呼叫的是黑天才和阿冢。黑天才的《脏》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流浪生活，如今他正在安徽一乡村小学支教。正如他在小说中说的：“我只能继续流浪，等待着在任何有金子的地方留下来。”《钥匙在窗栏的阳光下》的作者阿冢原是一音乐少年，毕业后却选择了写作。如今他居于杭州的郊县，整日宁静地写下沸腾在他心中的故事，写完一部分就从南走到北，在自虐般的行走中，看他所能看到的世间相。

《太阳底下的混子》翻滚着神圣的人生理想破灭后的愤懑、无奈、自嘲；《烟花烫》落英满地全是青春爱情的碎片，他们都在痛定思痛中出走，然而如影随形的依然是青春的迷惘。

《百合长出翅膀飞了》是五部小说中唯一一部女孩子的作品，极为纯情和美好。一个丧失了说话能力的舞蹈女孩的爱情故事，仿佛一朵在暗夜中怒放的百合，终究以它的洁白纯净照亮了每一颗在黑暗中徘徊、挣扎的心灵。

不错，这五部作品处处可见初学者的稚拙，但你无法无视他们散发着中国边缘的、原生态生活味儿的表达，亦无法不被他们这种表达所撼动。他们迷恋着爱情，但这爱情远远超越了青春萌动阶段的生理需求，而与人生的求索合二为一。与其说他们写的是青春的躁动，不如说他们铭记的是青春生命的搏击。

他们张扬的青春无一例外都撞上了现实的暗礁和险滩,但他们的翅膀未曾被折断,他们未曾放弃。

我们的工作会持续做下去,直到“80后”一代人出现自己的文学精英和代表性人物,有如“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垮掉的一代”的金斯堡和巴罗斯。

行易

2004年12月

我的文字里，始终流淌着这样一个女子：凄媚，聪慧，可心，落寞。我将耗尽一生的光阴，用文字诠释这组让我绝望的词语。

壹

我叫陈述，陈旧的陈，叙述的述。

我认识小眉的时候，小眉还不认识我。那会儿我只有十七岁，在南方的一座小县城读着高中。除了读书，我什么都不懂得。和我一样专心读书准备考大学的人还有很多，认识以及不认识的。他们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所以，不想多说。但有两个人我必须说一下，一个是张言，另一个是谢振宇。文科班人多，一间教室分三组，每排九个人，三个人都是同桌。他俩是我的同桌，也是朋友。如今，我们的同桌生涯已经结束多年了，朋友却一直都是。

很多日子，过着过着也就过完了，成为过去了。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所以只成为过去，而不是历史。

高三在期待以及无所谓期待中来了，我们都担心，也都无所谓担心。你知道的，日子来了，谁都躲避不了，担心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由于学校宿舍不够，也为了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熬夜时间，学校让所有的高三学生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振宇便住在他舅舅家，吃饭却仍和我们一起。学校背后的教育路，那些非法小饭馆留下了我们很多故事和影子。多年以后的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着简单的饭菜，依旧惦记着曾经的那些味美价廉的红烧肉、烤鹅以及那个胖得出奇的老板娘。我们喜欢叫她肥婆，她从不介意，憨厚地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要多吃点肉，现在的学生累啊。补充一点，饭馆的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营

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当然也不交税。什么都没有地方去的人依旧很多,你知道的,必定有它的可去之处。但是,便宜,花上1.2元可以吃上在一般馆子里必须5元甚至更多钱的饭菜。

我和张言附近都没有亲戚,只好在县粮食局旁边找了一户农家租了一间房子,租金每月50元。我从家里带来一辆旧的自行车,蓝色女式的,方便住所与学校之间往返。张言车技比我好,人也长得比我壮,所以时常是他载着我。每天清晨不管刮风下雨,总在5点40分左右骑上车一起到学校上早自习。冬天的早晨特别冷,整条街道凝着一层比冷更可怕的东西。昏暗的眼前浮出一条浅灰色街道,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叶子不知从哪天开始落到了地上,被一些风扫进了水沟。有时候是我一个人走的,冷风吹得双手疼痛,随即麻木。然后我一个劲地加速,我时常在冷风呼啸过耳边的那一瞬间,忘记了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记得有一天早晨,出了房东那院子,我跨上自行车飞速朝着学校掠去。冲进校门,把车扔在车棚里锁也没上就奔教室。我们的教室在四楼,楼梯幽暗而沉寂,我的脚步声跳出了它本身的局限,然后发现教室门还紧锁着。我在那刻的茫然以及不知所措,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受过,所以我不清楚你能不能走进那刻的我的心。我们那天的早自习异常安静,我低着头翻阅《中国古代史》,脑海一片混乱。振宇,张言也一语不发地胡乱翻书。下了自习便一起去吃早餐,早餐后又一起回来。我们的生活,你也一定曾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它也许可以用来形容那种生活:沉郁。

你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想摆脱这种生活，可你知道的，你活着毕竟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那个年纪的我们，刚好介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很多事情我们不想明白却又偏偏明白了一点点。父母希望你考上大学，老师希望你考上大学，自己也希望自己考上大学。然后你在安静的那会儿，忽然想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办？你知道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失望，不只是一些人的失望，也许不只是失望。还有别的，比如嘲笑，比如自责，比如眼泪涌到了眼眶却要强忍着不让它落下来。你若想过，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什么叫沉郁。

所谓沉郁，便是眼泪涌到了眼眶却要强忍着不让它落下来。你会在午夜梦回的那刻，发现眼角挂满了泪珠，没有哭泣的声音。清晨醒来，刷牙，洗脸，骑上自行车重复昨天的生活。你可能想告诉一些人关于你的生活，但在你开口的瞬间，你忽然觉得任何诉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然后你选择安静，安静背后的沉闷以及忧伤，你独自承受。

那个时候的小眉，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任何人都和我一样，包括张言以及谢振宇。一些哀伤与无奈让我们学会了承受，不管能否承受。每个人也便是在那种承受之间开始长大的。县城的边沿是铁路，每次听见笛声鸣起，心底莫名地浮起一种伤楚。

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你一样，沉闷郁积在了一起，超出了我能够承受的极限。于是我骑上自行车，沿着那条长街飞驰，企图忘却一些什么。关于生命，关于存在，关于阴翳。很多

人陌生的眼神里闪着我的影子，我的眼神里也闪很多陌生的影子。出了最后一棵梧桐树，迎来的是一条更幽长的街道。两边没有任何树，只有方格子的高楼，一层一层叠在一起如同积木一样。抬头看天，是一块黯淡的幕布，被高楼分割开来了。墨色的沥青混着沙子组成了这条长街，站在一端看另一端，有的只是那种迷失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那个黄昏，街道上的行人会那么少，少得没一个我认识，也没一个认识我。我像幽魂一般在这块黯淡的幕布下飘忽，一路风声，一路陌生。

路的尽头依然是路，街的尽头也依然是街。自行车划了一道弧线，接着飞驰。然后到了一座小山坡，旁边就是铁路，另外一侧长满了梧桐树。夕阳已落，苍白的梧桐花在微风中颤抖。列车来了，许多陌生的过客漠然地望着山坡上的我，或者别的。没人知道我叫陈述，在那一刻，名字本身已经没有了意义。列车过了，它的本身也不是为了我这样等待的人来的。铁轨上落满了梧桐花，碾碎的，残存的，飘摇着正要落下来的。我在想着，如果我沿着铁路一直走下去，我会到哪里呢？可能是一个叫远方的去处吧，或者别的。当然，我没能走下去，只是想想而已。我不敢保证，如果自己真要走下去，能不能找一个地方来完成复习题。高考已经迫在眉睫，铺天盖地的题目欲将每个学生活埋。空白的脑海不停地闪现着两个字：承受。每个人的眼神，有着相同的茫然以及沉郁。

我一直漠漠地站在那个小山坡上，直到暮色四合，才带着所有的凉以及苍白离开。在那么一天，我开始想一个女孩，像

梧桐花一样落寞的女孩。我在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女孩,我将牵着她的手,沿着铁轨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只有我们俩的地方。任何与我们意愿相违背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有的只是希望的。那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那样她不再会落寞,而我不再会沉郁——也就是幸福。

那个年纪,那种幸福,充满不现实的幻想以及简单的诠释。我常在了晚自修,一个人回住处的那个时候,默默地想着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回去后发现张言已经给我倒好洗脚水,我一边洗脸一边对张言说,张言,马上就要月考了,呵呵。张言浅笑不语,转而继续看书,我也没再说什么,有太多的话不用说就知道了。然后一直看书看到凌晨两点左右,关上灯却一直睡不着。

小眉就是那种状态下出现的,一个梧桐花一样的女子。人间四月天,阳光从楼道侧面的缝隙里折射进来。教学楼背后是偌大的一座足球场,秋日枯黄的草闪出了几分绿色。旁边是一棵古老的梧桐树,苍白的花挂满了枝头,几只不知名的鸟儿扑闪扑闪地飞着。我们正在的月考,我也不记得那是第几次了。只知道上次侥幸考了班级第三名,年级第五名,所以座位便是第一考场第一组第五排。我说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一点,我们活得究竟有多累。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坐在计算机前用文字向你描述这些的时候,眼眶湿润。你也许正经历这样的命运,一个位置开始代表很多事情,而且我们还只是学生。我记得,

有个女孩高二刚分科的时候，她考了第一名。然后第一次月考，她坐了第一考场第一排第一个位置。再然后她考砸了，座位一直往后调。每次月考之后，我都感觉她在苍老，她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场月考、几张试卷、一些分数了。

有那么一个下午，或者说是黄昏，也是一场月考之后的一个黄昏。她已经由第一考场掉到第三考场了。我吃了晚饭便径直上教室了，张言和谢振宇没跟我在一块儿。你应该知道的，我一进教室就看见她了。当时她伏在桌子上，双目茫然地望着窗外的那株梧桐树。那会儿我想到了最初见她的样子，短发，说话的时候喜欢夸张地眨眼睛。振宇喜欢叫她小孩子，她也老爱跟他斗气，那已经是高二刚开学的事情了。我在自己位置上坐下了，然后我听见了她声音。她说，陈述，好久没见你写东西了，呵呵。我知道你能读懂她的笑的，那是苦笑。我高二的时候，在《中学时代》杂志发表自己的处女作，一篇关于考试的文字，也是月考的作文题。老师只给了及格，也就是36分，原因是写得太压抑了。可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只要你写的是内心的，那就够了。

我轻描淡写地说，不写了，没时间。呵呵，再说也写不好。夕阳透着窗户映在她脸上，一双惘然的眸子写满了惘然的风景。我觉得像是一场黑白电影，连声音都没有的那种，而且特别漫长，所有镜头都是特写。我们每个人的眼眸深处都藏着那样一部电影，一直在放着。没有人问过自己，我们有可能看到结局么？所有的人都不敢问，因为沉郁以及害怕，而结局不是

早就定格了么。

那次月考我考得很糟糕，一直强项的数学只比平均分多一点点，而语文也因作文不符合要求弄在了平均分以下。张言和振宇也没考好，似乎天下所有的不幸全部降临到了我们三个人的头上。那夜的振宇没有回他舅舅家里，去了我们的住处。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买了烟和白酒，以及一副扑克牌。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一个人，总之刚好凑成了一桌。未来一般迷茫的月光，轻轻地飘洒在了我们一生中最为单纯的年月里。四月的夜风，一些冷，一些暖，还有一些难以描述的东西掺杂着。

我们都是不喝酒不抽烟的人，可那夜都沾染了。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见着张言的时候，发现他依然离不开那两样东西。然后我在心底里想起了那个夜晚，还有那夜飘忽迷离的月光。我们潦倒地围坐在楼顶，酒被倒进了各自的饭盆里，然后“噌噌”地碰两下就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灌。不知道是那酒本身的劣质还是别的，我到了今天仍旧能想起它的味道。无所谓香，却又不只是苦。吞到喉咙深处的时候，你使劲想把它吐出来，可你失败了。它已经一寸一寸地侵蚀着你的躯体，你的灵魂。于是你变得麻木，变得臣服于它了。我在想着这些的时候，也想到了张言在一天夜里跟我闲聊中说到的一句话——很多事情，很多时日，很多泪湿双眸的瞬间，选择麻木才能让我们活得更轻松一点。张言说这番话，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说着低下了头，眼眸红红的有些茫然。说到这里，我必须跟你说到另外